



07143

陰符經題辭

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授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朱晦菴曰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讎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邵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雖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以天地文理爲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止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治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彊兵戰勝而不知其相離也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矣或曰此書卽筌之所爲也按舊本有諸家註各以所見爲說似未深究其旨近得六合鄧雪蟾子好修有年遇至人口授彊令疏解頗快人意且能印證聖經不謬於理噫亦奇矣因弁其解刻之以俟知者外此又有清靜經洞古經大通經定觀經胎息經心印經等書則皆道家脩煉之語見諸玄宗內典者大抵與陰符參同相表裏也並附錄焉

百家類纂

卷之七十一

一

陰符經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道家類 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人心具易參為三才天地昭然人心悄然欲修真道必順帝之則執天之健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至矣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

化生乎身

賊者即五行也因他盜竊天地之造化萬物而名之曰賊故五行能盜天地之元氣五味能盜人之元氣地能盜五行之長殺皆莫逃乎五賊故曰五行顛倒大破行元五賊必發殺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即天理也人心即天性也修天之理盡天之心即在我矣天人合一是一立天以定人也

天殺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

及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此一節經全重在此章第三句人發殺機天地及覆乃乃至玄至妙之語天地二字皆在此機之中所謂天人合一之道陰符經所由作也人能殺得此機則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此語對人言不得恐泄天機取遭天譴此機一殺雖伏羲一畫俱無用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賦稟有清濁人性有智愚故有工巧之異伏藏者歸根復命也無欲故靜天性在我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九竅着物著然而忘反契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人能常守其中規則動靜不違乎道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之謂之



聖人

此言道機在人而人不自知不會構研也猶木中藏火國中隱奸人能殺得此機逆而修之跳出五行非聖人其孰能之火能焚木孰能敗國猶五賊能生我之身而反害我之性若水之載舟而反覆舟之義是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乃陰陽造化之始終天地實理之顯藏生我之門死我之戶天道自然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道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

既安

盜字承上文天地造化生殺不息之機混三為一莫知為而為之之義也且天地人萬物互相有生殺之妙總謂之重第三句二萬物以氣言三萬物以理言吾人享天地之氣以成形盜萬物之味以養身備萬物之理以成性得是道者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三清聖位皆在於吾人之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此食字下得玄奧非得至人口訣莫能會其意如啞人食蜜壘八言不出這時字見放在何處說與你們去尋喚今年初盡處明日未末時即吾人身中活子時是也不得師傳恐水中捞月不能得出時字與機字乃生天生地生人的大閑竅僕今將食動其機則時代之使人明白易曉人能得其時則機自動其機則時自至矣契云時至氣化機動鐘鳴百骸從此理萬化從此安天人合一之妙安得斯人識此時會此機忘之於至道也哉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之神見之不可用後天思慮之神是也不神之神用之不可見先天不壞元神是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本乾坤之精備易之全體參同云推類結字易字象形取日月之義也天地間垂象著明莫大者範圍週天之度救故有大小以精闡之餘至於日火之神月水之精神中之竟精中之鬼抽添神朔二八三五之玄前二後三之妙惟至人能通乎晝夜方見自己身中之易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是機者乃天根極微之理能盜此機者聖人也若鯉化為龍鷓化為鸚天下尚不能見又豈能知乎是以父得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宜哉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夫道藏諸仁而顯諸用也七竅者利諸道也師者衆人之範也故無者有之用有者無之利瞽聽聾視併精歸於一也人徒知絕利於一源之中足抵用衆之十倍若能再簾塞兌收視反聽純一不已萬緣皆空通吾身之晝夜則派用衆萬倍可知矣非上士莫能行亦莫能知○朱子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可知絕利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本源三返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三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生物死物即佛教根塵識染生滅之謂也色聲是塵聞見是根皆緣心動於妄也覺性常明即無生滅有道之士慧風猛烈唯見於空六賊化爲六通神明格物一誠之所著也機在目只就物上言之亦是但未盡這個機字已之目亦以是爲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合德而至仁無私風雷擊搏萬物莫不蠢動木道體之真常流行於四時在天地亦不得知也

至樂生餘至靜生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極也餘塞也廡通也天指人心之性天也樂極則性
塞靜極則性通走馬田獵令人心發任性之塞也萬物
並作吾以觀其復性之間毫厘有差也譬如布穀之禽化鶴
夫至公蓋公私不語皆與氣亢壺而
胡鷹化鶴反舌不語皆與氣亢壺而
彼氣來制之在禽鳥亦不得而知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思生於害害生於思

生死之根乃造化萬物之門且萬物之形木生從無而
入於有是為造化萬物之形既死從有而入於無是為
化也故曰生死者本天地陰陽造化消息功用之常也
若書之生夜夜之死晝是也這根字乃至玄至妙的去
處生殺天地之機在與人能到得這根字地步則無生
死矣恩害二字即與一個根字中生中有殺殺中有生
也生我之門是思生於害也
死我之門是害生於恩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天地文理悟

愚人不求道本在通反求諸遠事本在易反求諸雜每
以天地文理高遠莫能及信非聖人莫能知之殊不知
聖人明心悟道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格物致知之功皆
不出時物文理章取然而由粗入精篤近而舉遠矣聞

尹子曰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是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

水入火自取滅亡

愚虞奇其人心之強然皆太過不及之病也不愚不奇
大道之自然乃大中正之準也水火之功用本養吾
人之生今有焚溺之患者是吾人以道自殺其身也巨
古及今多少英雄豪傑不求大道超出迷途都失脚跌
在自已水火坑中雖至滅亡竟不能悟自家真性兩頭
俱無中間緣何便認的有你不肯認自已之錯雖貴
若秦皇功過韓信富比石崇才如倚馬智若
鬼錯其痴愚愈甚於戲良可哀哉良可惜哉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

相推而變化順矣

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消去
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又曰浸字
最下得好天地間不旋頃恁地陰陽勝又曰天地之道
浸這句最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候出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四

陰

道箇理一分那箇便連一分又曰若不是整靜則天地
萬物不生辰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
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以寧處持好○朱子以此
篇註儘解得明白但只言天地陰陽功用消長之理未
會自己身中造化之妙殊不知陰符經乃天人合一之
妙道論至道者若有絲毫與吾心不相合處皆未親見
自己身中道體之精微也若先不明自己身心裏頭活
潑潑的畢竟是箇何物事只以平日見聞影響的工夫
便去酌天符或學者只以陰符二字之義悟之思過半
矣且天地大道降在吾人之身心其体本自然而清靜
人之喜怒哀樂之發雖然以動實未常離去以靜是百
姓日用的道理上土善能守乎自然之道善觀乎靜中
之妙常應常靜則天地悉歸吾身萬化皆會吾心矣既
得天地之真道勿助勿忘漸漸純一純一不已陰陽冲
和運吾身之陰符攬吾身之五行會吾身之八卦天根
在手月窟由心二至浩長往來窺門三十六
官皆是陽春豈非陰陽相推而變化頓哉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
所不能契爰有奇噐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
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五

此章承上章而言惟聖人能知自然之道不可違乃先
天而天下違也因而制之於至靜之道乃言天地間一
切功用之術皆後天而奉天時也只這自然之道四個
字至矣盡矣更復何言連此四字皆是強名出末且非
地生个牛便是牛生死馬便是馬毫髮不容勉強豈非
自然之道欤是故惟聖人乃能知自然之道畢竟豈非
違故現天之道執天之行抱元守一養元和於至靜之
中擒以五賊殺以神機旋乾轉坤及天復地於奇噐之
中直造混元未判之先通形身晝夜之內父子不傳筮
龜莫測鬼神不知以之作祖徑登釋氏之彼岸以之昇
仙自德老子之玄關以之奉至元扶堯舜之殿中与天
地合入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不用刑牲
善其身超昇冲奉者以道也洗耳棄瓢者以道也筆瓢
陋巷者以道也則兼善於天下致君於堯舜之上澤
民於義皇之中為天地立心為斯民立命繼往聖開未
卒為万世開太平亦以道也若日月之昭明星辰之燦
爛莫不昭然應乎吾心象帝之先矣若夫認耳目之
聰明捨典章之糟粕入海較沙是豈可同日而語其多

寡

舊註鄒沂引太公金櫃六韜之陰符註之則失之霄壤
矣嗟夫沂知陰符而不知所以爲陰符者也昔軒轅黃
帝學道拜七十二師皆不得真道後遇廣成子得授皇
天聖祖最上一乘大道著此陰符經故有野狐之歎僕
六合人也繩樞甕牖布衣韋帶之士緣三代好道悟此
真機藏心十五年矣未常敢泄今遊華陽洞天遇

玉壺沈先生講性命之學纂自家之言僕因鄒註支離

恐悞後季更爲新註符合真機若夫穿鑿欺世則吾豈
敢哉則吾豈敢哉丙寅中秋庾陽子雪蟾鄧道淳書於

華陽洞天

陰符經卷終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直靜真常應物直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名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直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操真章上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爲之爲出於無爲無爲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其根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爲一

入聖章中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絕衆妙之門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漠漠溱溱合乎無倫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衆我之所持曷有窮終以語其弊哉

住世章下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八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所以不能長久者爲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百骸九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

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
存也故曰不可思議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
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大道
無相故內其攝於有真性無爲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
廣無邊際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
萬緣之化致靜不動致和不遷慧照十方虛變無爲

大通經終

卷之十七

九

天尊告左玄真人曰夫欲脩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與忤心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者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其次雖非的有貪着浮遊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湏臾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其而心常住然則凡心躁競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暫停還失去留交戰百體流行久久精思方乃調熟勿以暫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少得淨已則於行立坐臥之時涉事之處宜閑之所皆作意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誼其志唯一若束心太急又則成病氣發狂顛是其候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恒調適制而不着放

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不以涉事無惱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求就喧以無事爲真宅有事爲應跡若水鏡之爲鑒則隨物而現形善巧方便唯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若定中念想多感衆邪妖精百魅隨心應見所見天尊諸仙真人是其祥也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銷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迥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夫得道之人凡有七候一者心得定見覺諸塵漏二者宿疾普銷身心輕爽三者頂補天損還平復命四者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者

鍊形爲氣名曰真人六者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鍊神
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鑿力隨候益明得至道成慧乃圓備
若乃久學定心身無一候保齡穢質色謝方空自云慧覺
又稱成道者求道之理實所未然

定觀經終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十一

道家類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
形爲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
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
去不出不入自然常在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胎息銘

六咽一咽爲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亦爾行
立坦然戒於誼雜忌以腥羶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
治病決定延年久久之名列上仙

胎息經

道家類

心印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上帝一紀飛昇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履踐天光呼吸育清出入玄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帶深根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炁炁合體真不得其真皆是強名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神依形生精依炁盈不雕不殘松栢青青三品一理妙不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一得求得自然身輕大和充溢骨散寒瓊得丹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誦之萬遍妙理

自明

成都楊升菴氏慎曰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漢魏伯陽上真人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時蜀末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宋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非魏公

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耳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爐火使人殞身亡命傾貲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墮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

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其言因併及之

按張平叔悟真篇有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其崇推若此彭曉解義序曰參雜也相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叙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星辰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朱子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欽汞之屬乃互換其名其實只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其書中有云千周絜彬彬兮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然則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矣

道家類 參同契經文

上篇 此言三聖乘龍銜天大易之道也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湏以造化精氣
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聖人揆度
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影
今本就駕明君今作時蘇則隨从路平不邪邪道險阻
作馬傾危囹 國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
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
違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日有日聊陳兩
為象 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十五

按立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
為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
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湧沸群異出天見
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已口遠流殊域
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
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
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周流屈伸反覆幽潛淪
匿彰變化於中包囊万物為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
故推消息坎離沒亡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
神明推類結字原理鴉為證坎戊月精離已日光日月為
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

稟中宮戊己之功。廟之間合符行中。混沌洪濛。牝牡相从。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匿。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象。癸散清光。昴畢之上。震出爲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三日震動。八日先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進止。不得逾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父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覩。故無常

位爲易宗。祖朔且爲復陽。烝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亘昂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破四隣。陽終於己中。而相于姤。始紀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姤。賓賓服於陰。陰爲主人。逝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栖遲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觀其權度。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蘗。因昌以生。剎闕支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窮則返。漏

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宜玄幽遠聆隔閭相連應度育
種陰陽之元寒廓忱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
平不破道之自然彭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復始如循連
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開
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網紐爰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
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該離俯仰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
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佚亢滿違
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爭變凶咎執法刺譏詰
過貽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君布政國無害道

中篇

此言黃老延命養性長生之道也

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十七

一無元精雲布因炁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
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為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鄴鄂情主
營外築完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特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翁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
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
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相真一難圖影而
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
四支五藏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
若飴坎男為月離女為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
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
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胥舍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

金化爲水水性周章火化爲土水不得行男動外施女靜
內藏溢度過節爲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
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謔符関上 睢鳩在河之洲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糾相扶
以明牝牡竟當相湏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
張儀合媒發办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爲夫妻弊髮
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兩參差失其綱
紀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煉淮南調合立宇崇壇
王爲階陛麟脯鳳腊把籙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
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礪塗瘠去冷加水除熱
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十八

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_七者以奉上上有神
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
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黃華被褐懷玉外爲
狂夫金爲水母母隱于胎水爲金子_上藏母胞真人至妙
若有若無髣髴大淵乍沈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採之
類白造之則朱煉爲表衛白裏貞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扶
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開閉四通
踞守禦密固闕絕姦邪內閣相連以戒不虞可以無思
難以愁勞神氣清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
休息常與人俱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

開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

下篇 此言聖賢服人飛昇金丹之道也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服煉九鼎化迹隱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光津液腠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常有積累長久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爲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衆文學者得之韞匱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爲亂辭孔竅其門知者審思用意

觀焉河上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有將欲制之黃芽爲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鷗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澗下非有師導使其然也資始統正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糾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稟乎胞胎受炁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効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大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薄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萼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攔玕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養育孝子報恩嚴父施令

教勅子孫五行錯旺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
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東旋
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和
貪便遂相嚙嚙咀嚼相吞熒惑守酉太白經天殺氣所臨
何有不傾狸大守鼠鳥雀畏鷓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
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考億人
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丹砂木精得金
乃併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列爲龍虎龍陽數奇
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離赤爲女脾黃
爲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剛柔迭興更歷分布
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十
生起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
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于子勤而
行之夙夜不休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
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
中洲功滿上升膺籙受圖如審遭逢覩其端緒以類相况
揆物終始五行相剋更爲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
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爲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
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
不得俛仰當此之時周文潔著孔子古象扁鵲操鍼巫咸
叩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

今按勤而行之十四句疑是中篇率章當在近而易求之下

何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略

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晏然閑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

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夫倫務在順理宣耀精神化

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

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

已身抱一無捨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四物今本無四

物以下念護五行旋循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

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

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硌可觀使予敷偽却被贅慈命

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道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

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遊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廿一

遊人間敷陳羽翮東南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併柯葉萎

黃失其華榮各相乘負安穩長生

參同契箋註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註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象卦之父母此註乾剛坤柔坎離匡廓運轂正

軸此註坎離冠首牝牡四卦以為橐籥覆昌陰陽之道猶工御者

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此註張布為輿明君御時

數在律曆紀律即第四節黃鍾等曆即十二月也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

兼併為六十剛柔有表裡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

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此六句已聊揀兩象

未能究日辰為朔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

已秋夕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十一月十五日後歲至朔之意賞

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

四時五行得其序若不應口時則如經文所謂二至改度云云矣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即易行周流之意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

陽配合之位也易為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

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易者象也懸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

竟復更始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

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

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揮持雄陽

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池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廿二

鄂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蟬動莫不由於是仲尼讚鴻

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闢睢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

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土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誦伸以

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以下註易行周流一日之意長子繼父

體因母立兆刀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為爽震

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

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

七八道已訖屈折恆下降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良直

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

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

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藏藏象彼仲冬節草木皆

權衡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吸節令閉口不用談
天道甚浩廣大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覩臣廓以消亡謬誤
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八卦布列
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
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
動時上觀天河文下亭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叅合考三才
動則觀卦節靜則因彖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若夫
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
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
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此注帝王承御之意制作有所踵此述魏公作契
意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爲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十三

世定是書素無前識徐公因師公指魏覺悟之皓若寒帷

帳瞑目登高臺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迷文字鄭重說世
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爲賢者談曷敢輕
爲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
猶豫增歎息俛仰綴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
其綱紀枝葉見扶疎

中篇

卷之十七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
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胃陰陽配日
月水火爲效徵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淨

蠲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魂兌合不以言和言燥滋潤
三者既關捷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証難
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
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輒休庶
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
上升往來洞無極怫怫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
耕耘宿汗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黃中
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
蔽世人莫知之是非歷臆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
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
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痴
有由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十四

下篇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
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
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
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從事乖不
成寶鏡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資財據按
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差石
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治鼓下五石銅以
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
成癡僥倖訖不遇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
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火記
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
珠青龍與之居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
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
不傾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金返

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
性威光鼎乃燔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
速闕不通猶盲不仕杖聾者聽商宮沒水捕雉兔登山索
魚龍植麥欲穫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
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以金爲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
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
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既合度變
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
輿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牕塵
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
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始竟武乃陳侯視加謹

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
死亡魂魄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
爲神子午數合三戊巳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
呼吸相含育佇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
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
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巨勝尚延年還
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
長久土游于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
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
復丁壯耆嫗成姍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推演五行
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蝕常
在胡望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
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吾不敢虛說做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
煉秋石玉陽嘉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無與俱古今道由
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
昭不我欺

後叙

參同契者辭寡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
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爲政不至太平伏
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
其錄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

判以易爲証用意健矣故爲立註以俾後賢惟曉大衆必
得長生彊己益身爲此道者重加意焉

參同契三相類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補遺

上篇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
驚駭晷影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
自改關棧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河之枯竭兮水流注
于海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
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於甌山兮炎火張
設下白虎導唱前兮蒼液和於後朱雀翔翔戲兮飛揚色
五彩遭遇網羅施兮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廿七

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鱗狎
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瀟瀟鼎沸馳兮暴湧不
休止接連重疊壘兮犬牙相錯距形似仲冬之兮瓏珣吐
鐘乳崔嵬而雜廁兮交積相支拄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而
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克
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雜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爲
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爲三五三五拜與一作爲一作危一兮
都集歸二一作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

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
爲兮非有邪僞道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爲雨泥竭遂成

塵兮火滅化爲土若藥染爲黃兮但藍成綠組皮革煮成

膠兮麩藥化爲酒同類易施工兮升程難爲功惟斯之如
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
漢兮曷如水宗海思之務人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燦彬
彬兮萬遍將可觀神明忽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
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下篇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
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句二百
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瞻理腦定昇玄
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却歸一還
本原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廿八

後序

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刀圭霑淨魂罪得長生居山村
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瀆論深藏守莫
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錄天圖號真人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
髣髴今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鈎援相建旨意等齊所
趨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肝
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逕路枝
莖花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
悞

漢志鷓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鷓羽爲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唐韓退之有曰鷓冠子十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而柳子厚則謂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詞學者以爲盡出鷓冠至讀其書則僅誼所引足取耳餘無可者意好事者僞爲其書乎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無家者然其奇言與旨亦每每而有也則亦安得遽棄之哉

鷓冠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八卷之十七

傳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也道凡四稽一曰

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二曰什

已三曰若已四曰厮役三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

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

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

者也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博

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先趨

而後息先問而後墨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

憑凡據杖拮磨而使則厮役者至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

萬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

為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

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剛

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嗜利而不為非時動

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

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

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羸為知造意以中險為道以

百家類纂 入卷之十七

卅

近如此難說者言仁則以爲誣發於義則以爲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日德也四時檢也度數節也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政道也五音調也五聲故也五味事也賞罰約也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彊爲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昏乎冥乎中有精乎

剗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寃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卅

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而後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難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

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贏蚌虛于深渚上下同離也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徃禁而不止上下垂謬者其道不相得也

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道開而否未之也

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水火不相入天

之制也明不能照者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舉

也自知慧出使王化爲環珞者是政及爲滑也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仍非師術也

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

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具將凶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卅二

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敗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天與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鈎繩相布銜楮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人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

冬開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忘此萬物之本勳天
地之門戶道德之益也此四大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
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進賢受上賞則下不蔽

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人犯患應難使勇受
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
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
使至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
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
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
頃謙之功發私立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
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卅三

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內有揆度然後有以量人富者觀
其所子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長
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
言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
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
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

遇人有德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

●唯上下相疑復而如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身

無從聞過故大臣僞而不忠是以爲人君親其民如子者
弗召自來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貴弗受而求親故

曰有快卒於不詳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之士於純

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從故卒必冒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猶監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道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父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

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彊兵彊者先得意於天下

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卅四

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勝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

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

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者不能使變無生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

老其孰能以漏材爲褒德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

止者生於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
在內和者在外天長者之爲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
守用法則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原散無方化
萬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令
也者出制者也夫法不敗是令不傷理故君子得而尊小
人得而謹胥靡得以全人備於心道備於形人以成則士
以爲繩列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鷄
火之禽陽之精也騏驎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
之精也德能致欺精畢至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
以司五明十變九道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五五

二十五以理天下六六三十六以爲歲式氣由神生道由
神成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泰
寧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故萬
口云帝制神化景星光潤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
兵莫能當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徵始故
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
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爲
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
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爲必

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
以爲善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
身爲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
長則同友遊教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
同樂行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僮謀
足以相止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
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
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
下無敵矣

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

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功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廿六

於天地

光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
地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

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

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目
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庠者庠故成形成而不變者度也未

離已而在彼者缺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

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神聖

之鑿也象說名物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

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

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

也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

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先天地

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

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以動之敏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罪不仰制焉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蚩尤七十二堯代有唐禹服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急無見又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迺成四時精習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卅七

象神孰謂能之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千方萬曲所雜齊同勝道不一知者計全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請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計失其國削主因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太踈故也

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太密故也

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慶者在堂甲者在門

失反為

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

人大觀乃見其可簡防一術奚足以游惰頭如隋登之隋

往來今事孰無郵舜在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紂管仲
拘囚塊軋森垠孰燬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
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
者死權自貴矜容列士徇名貪夫徇財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
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申徒狄以爲世溷濁不可居
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
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
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
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至世之衰父子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卅八

相圖兄弟杵疑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爲也

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已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
滑政其朋黨足以相窬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
用百至楚用申鹿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
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由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
時命者不可及也唯無如是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
辭命有所至而闕命有所至而闕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
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今世非無賢之
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
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
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然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

心矣而不知事比于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不提生於弗器器故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

壺瓠也佩之可以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如善善昭繆

涉南人謂之腰舟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

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况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龐煖曰王獨

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

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

所愛必使舊醫楚王聞傳暮誠在身誠蓋必待俞跗卓襄

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般友公醫周武王百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卅九

里醫秦申庶醫郢原李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

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順聞其數煖曰王獨

不聞魏文王之間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

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

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

家中先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間若扁鵲者鑿血脉

投毒藥副飢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

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

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

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

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取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詰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蚋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蹈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嚙膚不寐至旦半據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不障於帷幪隱於帷薄哉

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刺達昏開明而且明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四十

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亾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

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六

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

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王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
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
主不若鬼神潛而能炳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
若方圓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
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巒堙谿橐木降
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
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

今世之言兵也皆疆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
君無霸王者而萬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
而周小越弱而吳彊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
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

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
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
以爲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爲藥而服之
卽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
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襲不可訓
書有內外篇今所錄者外篇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
爲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必達已意乃已
要之洪亦竒士也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也

抱朴子題辭畢

道家類 抱朴子

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宜化以濟
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
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

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音撥亂厚祿者貴
重爵尊者神勞

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莖而求歎蓋尋微以知著
原始以見終

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鷓鴣以告悲賴金
滕以僅免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四三

夫漸漬之義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折塵羽之
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

金錐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錐勝火而升合不足
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
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

蒸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躡屐美於赤舄緼袍麗於
袞服

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

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刻
比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境
琨摩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毛日不治則鈍鈞之勁不就

少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

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夫周公上聖而曰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與窮測微言

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無學術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見三苗傾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四四

殄則知川源之未可待也觀翳幽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

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嘗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

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

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

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而傾僨

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
廣苑園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
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歛勤畋
弋而忽稼穡重簫弁而輕民命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
不可以尤人也

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
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

涓濱呂尚之儔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
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
必不訾矣

騶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四五

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

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
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

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

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平者
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
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
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
塗而棄騏驎哉

口不容而疆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

夫功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大業難乘而可以致重濟

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
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美義農
之風則亂不可振

溫而無寒則蟻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
利器長守

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
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
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
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

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
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四六

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
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

夫癥瘕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
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

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
雀覩亂萌則若雍由之芟蕪歲

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
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

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
不陳則曲直不分

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賈官之銜
崔烈有銅臭之唾

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
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
問哉

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
之畧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
其精霸王之道也

夫明君不恃人之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

芳蘭之分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也

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四七

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
必無入室之客矣

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黜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
以爲榮福哉

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
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乎
夫畏水者不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弃斧斤

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
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

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槩括脩則枉刺
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

相禽不與鷓鴣同枝麟麇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流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

夫以王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王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王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

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

夫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易於異於刃也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

效負狙之于榮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四八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蹕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

夫伎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

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謔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汗言絮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竒導達疑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

至公用則姦黨破衆師立則主威奪矣

鄧禹馬援田閻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叅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

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

文王之接呂尚業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啓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

口不能吐片竒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啣命則辱命

饑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也

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嚴時則敗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一七

四九

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

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齧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

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

効上林喋喋之畜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

鯨鯢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

自不合無所多忤

大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

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攜之而操不可改也

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颶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

明者舉失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而炊屏瑕棄壁披毛索廩哉

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

新劔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

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蒞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

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五十

命鎔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

以磋切之至言為駮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

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

筮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筮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

廐馬千駟而騏驥有貌羣之價美人萬計而西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

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也

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稔者蒙前葉之惠養豺狼而噬駢
虞植枳棘而剪椒桂

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

夫觀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當事

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督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

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以經術注清聽於九韶者

邑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奈寥之味不能

耳其口

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孳孳於爲利者孟

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並舉

於耕學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五一

處塔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

而奢來矣

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

屢移而不貴禽魚麋深則逢患

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缺

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聞有伊呂之才者不夕滯於窮賤懷倚頓之術者不長處

於飢寒

垂餌香則鱸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

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靡享茅土不常所以食十萬之邑

絳侯所以拔圍圍之困也

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慄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

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味道者以辭飽醜德者以義醒

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

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辨也

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五二

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和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煇爛侶鮪服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

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渺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

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大唯不足故刑嚴而

末俗偷薄雕偽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夫淵壘
池澆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
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蕘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
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於玄漠
之際乎

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鱗
金之可陋

夫披尋仞之壟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丹之鱗用
日雖又能安得乎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五十三

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朱
公所以鬱悒薛灼所以味嘆猶人不學仙也道術乃令變
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虫聚合魚
鼈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湯師蜘蛛而結網唐堯見萱莢而知月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
素茹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微亂其聽龍淵以靡豁常新斧
以日用速敝

寸蛇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蝸宛轉果
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董脯救饑鳩酒止渴非不
暫飽死亦及之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餼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
出荆山是和璧所生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木也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

俚語示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
去死轉近

人屢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潦凌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矣

臣循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高巖將隕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掏壤所遏

劍戟不長於縫緝可以剗割牛馬錐鑽不可剗割牛馬而

長於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五四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殺
不殺大賊乃發鑽端之火口水可滅鵠卵未乳指掌可麈
及其乘衝飈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知勇不能制也

委絲知而乘奔馬於險途捨柁櫓而泛輕舟於江海豈不
險哉

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

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

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

識珍者必拾濯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藪之芳蕙智大
者艦似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所憎清

公姦心之所讐言

窈窕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黃卷低眉屈膝趨事
豪貴一成翼長蟬脫泉壤自乃軒昂此猥碎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芬芳人皆美之鄰女慕焉
人皆出之猶世人效戴一鸞阮嗣宗也逢世所貴則蹇驢
蒙龍一取之價

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于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
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
獺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手必非膚寸之口

抱朴子卷

終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五五

67143



